
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質疑卷七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鄭

鄭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扵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

顮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
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
周難之故寄孥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
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
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唯
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
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
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

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　漢書地理志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蕑兮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程氏曰鄭本畿内之封因周之衰兼有虢鄶自為列國變自近始故王後次之

錢氏曰王室東遷鄭為懿親又有定王之功蓋

從周而東者也故次於王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嚴氏曰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詩之好賢惡惡者多矣舉二詩者以其至者言之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　毛傳緇黑色緇衣卿士聽朝之正服也　鄭

箋緇衣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　朱註宜稱也　毛傳改更適之館舍粲餐也

朱註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好之無已也

孔疏敝改為兮願其常居此位常服此服也　范氏曰適子之館親之也　鄭箋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　毛傳好宜也　鄭箋造為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蓆古祥龠反不從叶

賦也　毛傳蓆大也　程氏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緇衣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顧炎武氏云敝予又改為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敝字還字各作一句當作三章章六句今據孔氏正義云句必聯字為言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則敝字還字宜畧讀不得竟作一句還予授粲毛傳頗紆曲今從箋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

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春秋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遂伐京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太叔出奔共

申公説鄭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懷畏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

五家為里杞木名　鄭箋懷私曰懷

嚴氏曰設為仲諫而公拒之之辭　蘇氏曰異姓而

干公族以謀兄弟如踰里而折杞也　吕氏曰辭雖

拒仲而意則與之　蘇氏曰莊公非畏父母之言者

也欲必致叔於死耳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於

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

之也未得所以殺之而不禁而曰畏我父母君子知

其不誠也故因其言而記之夫因其言而記之者以

示得其情也莊公豈真不忍者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　毛傳牆垣也諸兄公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　孔疏園者圃之藩　毛傳檀彊韌之木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虞惇按朱子以論語有鄭聲淫之語故於鄭國風大半以為淫詩如此詩引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也今按春秋傳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兮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朱子皆以為淫奔之詩而當時皆見美於叔向趙孟韓宣子而伯有賦鶉之奔

奔則趙孟譏之以為牀笫之言不踰閾則知淫詩固不可賦於宴饗之時而此六詩絶非淫奔之詩也然則小序之言信矣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嚴氏曰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才武而序皆以為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知序經聖人之手矣説詩不用序則叔于田皆為美

叔段㩴聊為美桓叔矣叔段桓叔可美也乎哉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　毛傳叔大叔段也　鄭箋于往也　毛傳田

取禽也巷里塗也　鄭箋洵信也

歐陽氏曰叔出於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

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　孔䟽國人注心於

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賦也　毛傳冬獵曰狩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野神與反馬莫補反

賦也　鄭箋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

呂氏曰叚不義而得衆國人稱之以得衆心為仁以飲酒為好以善服馬為武　王士禎曰此詩當是叔叚黨羽嬖倖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而非國人愛之稱之也漢淮南王之伍被左吳明宸濠之李士實劉

養正甘佐畔逆互相推戴皆此類也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叔段則豈國人果說而歸之哉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虞惇按此詩朱註從序說而末又云疑此亦民間男女相說之辭當以前說為正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為大叔也不知者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　范

氏曰莊公之於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鄢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為世戒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藪古色主反

狃字不入韻

賦也　朱註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者諧和中節御之善也　毛傳藪澤禽之府也　陳氏曰火火田也朱註烈熾盛貌　毛傳具俱也襢裼肉袒也暴空手搏之也　孔疏公所君所也將請也　毛傳狃習也朱註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叔多才好勇而人愛之如此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射古音樹從

同

賦也　毛傳乘黃四馬皆黃也　朱註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鄭箋襄駕也上駕馬之最良也雁行驂與中服相次序也　朱註揚起也忌抑皆語辭　毛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　朱註舍拔曰縱覆鏰曰送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鴇俗本誤作

鴇慢諫韻罕旱韻上去通韻弓古音肱後並同

賦也　毛傳驪白雜毛曰駂齊首馬首齊也　鄭箋如手如左右手相佐助也　毛傳阜盛慢遲也　鄭箋發發矢也　毛傳罕希也　朱註釋解也　孔疏掤矢箙蓋春秋傳作冰　朱註鬯弓囊也　鄭箋馬行遲發矢希矣覆矢弢弓田事畢　朱註美其從容整暇如此

鄭氏曰叚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太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襢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

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至此而又恃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莫之誰何也欲不為叛得乎是則置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

是詩也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左氏傳鄭人為之賦清人 孔疏閔公二年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禦之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彭古音旁英古音央後並同不從叶

賦也 鄭箋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 毛傳彭河上地鄭之郊也 鄭箋駟四馬也 毛傳介甲也

孔疏駟介四馬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也　鄭箋二矛酋矛夷矛也　毛傳英矛飾也　孔疏二矛並建其飾重累　朱註翱翔遊戲之貌　鄭氏曰擁大衆而無所事不為亂則潰散耳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賦也　毛傳消河上地麃麃武貌　朱註矛之上勾曰喬所以懸英也英敝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軸轉平聲音

賦也　毛傳軸河上地　董氏曰陶陶樂而自適也
鄭箋左謂御者右車右也　朱註旋迴旋也抽拔
刃也　鄭箋中軍將也
嚴氏曰師久不歸屢遷其處故自彭而消自消而軸
鄭箋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
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
御者在左　呂氏曰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

自樂而已投石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次而莫之恤乎春秋書鄭棄其師責之深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侯音胡集註

濡侯渝俱叶二音不可曉

虞惇曰賦而興也　朱註羔裘大夫服也　毛傳濡

潤澤也　朱註直順也　孔疏韓詩侯美也　鄭箋

舍猶處也　毛傳渝變也　鄭箋不渝謂守死善道

見危授命也　孔疏刺今朝廷無此人

歐陽氏曰上兩言述羔裘之美下兩言稱其人之善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而興也　毛傳豹飾緣以豹皮也　孔疏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　毛傳司主也　朱註豹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賦而興也　毛傳晏鮮盛貌　朱註三英裘飾也粲光明貌　毛傳彥士之美稱　歐陽氏曰言稱其服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毛傳侯君也鄭箋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稱大夫為君於理不順正義載韓詩說云侯美也今用之三英粲兮毛傳俱以三英為三德亦衍說三章首句於六義屬賦但詩意似又以洵直且侯起舍命不渝孔武有力起邦之司直亦無取興義故今云賦而興也申公說鄭子皮卒子産思之追頌焉亦附會之說也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遵循摻擥袪袂也寁速也 朱註故舊也 朱氏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平上通

韻路字不入韻

賦也　毛傳䰩醜同棄也　蘇氏曰好舊好也

錢氏曰不言惡君而言惡我詩人之忠厚也言故言好不止為留賢亦所以諷君也　呂氏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而不去之乎不寁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懷其舊者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不寁故也箋云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義頗難曉集註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而留之引宋玉賦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為証不可從也

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

鳧與鴈

賦也　呂氏曰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時也　歐陽氏曰子婦人謂其夫也　蘇氏曰明星啓明也　鄭箋弋繳射也　朱註鳧水鳥

毛傳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　鄭箋無事則往弋射鳧鴈以待賓客為燕具　歐陽氏曰此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辭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

不静好宜魚何反

賦也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雁之上是也　朱註宜和其所宜也内則雁宜麥之屬是也　朱註射者男子之事中饋者婦人之職也既得鳧雁以歸則當和其滋味之宜以之飲酒相樂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静而和好言樂而不淫也

毛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

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來贈韻未詳集註俱叶入聲恐非是

賦也　朱註來之謂致其來者　毛傳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屬　鄭箋贈送也　朱註順愛也　毛傳問遺也

蘇氏曰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為子解雜佩以贈之　歐陽氏曰勉君子不獨厚於室家又當親賢友善而因物以結其歡心所謂說德而不好色

也刺時之不然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經文與子宜之與子偕老知子之來之皆婦人語其夫之辭而毛鄭皆以為賔客末章云與異國賔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衍說也今從歐陽氏及集註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

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春秋傳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

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

莊公卒昭公出奔衛　孔疏齊侯前欲以文姜妻

忽及其敗戎師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

女賢而不取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　華音敷翔姜琚都隔句韻

賦也　孔疏親迎之禮與婦同車　毛傳舜木槿也

孟姜齊女也　朱註都閑雅也

鄭箋國人以忽不娶齊女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以刺之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　毛傳英猶華也　孔疏將將玉佩聲也

呂氏曰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有是

志也使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强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為善有名而無情故卒見逐於祭仲而為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　嚴氏曰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集註此亦淫奔之詩不可從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虞惇按此與狡童褰裳三篇疑皆為祭仲而作錢澄之云據左傳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蓋嬖倖之臣也仲雖為卿詩人本其進身之始而醜之故目以狂且狡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華音敷

興也　毛傳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

鄭箋喻忽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　呂氏曰山宜

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
觀昭公之朝則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　孔疏橋喬同高也　鄭箋游放縱也　毛傳
龍紅草也　朱註子充猶子都也　鄭箋狡童有貌
而無實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之興毛鄭異說毛云喻高下大小

得其宜然扶蘇非大木則其說謬矣鄭云喻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以下章例之則橋松非惡木也鄭又因此轉以橋松喻大臣無恩游龍喻小臣放恣皆曲為之說非詩本旨末二句鄭氏得之毛以狡童指昭公亦非也說見下篇狡童朱註此淫女戲其所私之語不可從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唱而和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吹古昌戈反

虞惇曰比而興也　毛傳蘀槁也　鄭箋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

呂氏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兮伯兮蓋各自為謀耳倡我則我其和汝要汝矣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蘇氏曰子苟倡予將和女蓋各有異志矣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比而興也　朱註漂飄同　呂氏曰要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朱註此淫女之辭叔伯男子字也曰叔曰伯應非一人不問叔伯而即欲相從於理不可訓倡予和汝毛鄭小異今參蘇呂二家詩以蘀兮比國勢之危而即以為倡和之興故云比而興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　虞惇曰狡童權臣祭仲之屬也子斥昭公也

昭公信狡童而不與賢臣圖事故詩人憂之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　蘇氏曰食禄也　毛傳不與賢人共食禄

朱註息安也

范氏曰昭公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

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

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

狡童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史記箕子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後之説詩者援此以證鄭風之狡童為刺昭公愚以為不然鄭風山有扶蘇狡童褰裳三詩皆為昭公而作山有扶蘇之序曰山有扶蘇

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其詩曰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言昭公所美非美不見賢人而見小人也既以小人為狡童則此篇狡童亦應指小人一也狡童之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其詩曰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子指昭公也既以昭公為子又以昭公為狡童屬文之體不應如是且詩人以昭公之故至於不能餐息忠愛之意宛然

豈有以狡童目其君之理二也褰裳之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其詩曰狂童之狂也且夫自祭仲逐忽立突突欲殺仲不克出奔忽歸於鄭為高渠彌所弑子亹立而被殺祭仲復立子儀其後傅瑕弑子儀而復納突二十餘年中忽突亹儀旋出旋入旋立旋弑方且惴惴奔亡救死之不暇而祭仲高渠彌之屬專制國柄生殺在手置君如奕棋豈

非所謂狂童恣行乎褰裳之狂童不指突忽則此篇之狡童亦不應指昭公三也詩所云狡童即昭公之所美非美者是也彼狡童兮者嘆昭公之信彼狡童而不與賢人圖事也其詞雖若與秀麥相類而意各有屬不得以箕子為證近代錢澄之田間詩學畧見及此朱子詩序辨極論狡童之不可以目君而又以此為淫女見絶而戲其人之辭意主排擊小序亦未可從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虞惇按春秋魯桓公十一年鄭祭仲逐忽而立突忽奔衛十五年突欲殺祭仲不克出奔蔡忽歸鄭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所謂狂童恣行也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即指此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

賦也　嚴氏曰子斥大國之人也　毛傳惠愛也溱水名　虞惇曰狂童祭仲之屬也　朱註且語辭

歐陽氏曰大國有惠而思正我亂者褰裳涉溱而來即至矣不難也　李氏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縱爾不我思豈無大國聲大義以正我者哉葢激之也　朱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

黃氏曰忽突微弱不能自存而祭仲諸人恣為狂

狡之行專擅廢立弄其君於股掌之上故國人思大

國之正已而怨諸侯之不我救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

且

賦也　毛傳洧水名　鄭箋他士猶他人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虞惇按狂童恣行毛鄭以下皆指突忽爭國其

實不然說已見上褰裳涉溱鄭云告難他國豈

無他人鄭云先鄶齊晉宋衛後之荆楚皆曲說

毛以士為事亦非也朱註謂淫女戲其所私之

人不可從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

虞惇按陽倡而陰不和其說似迂蓋講師附益之

文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巷古胡貢反平去

通韻

賦也　鄭箋子謂親迎者　毛傳丰豐滿也巷門外也鄭箋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　孔疏男子親迎而女有異志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　毛傳昌盛壯貌將行也

孔疏士昏禮主人揖賓入於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

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室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賦也　鄭箋褧禪也　毛傳叔伯迎巳者

鄭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衣纁袡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巳者從之志又易也　孔疏言服飾盛備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

褧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俟我于堂鄭易堂為棖疏引王肅述毛說今從之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　毛傳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

蒐也　呂氏曰爾雅陂者曰阪

朱註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誌其所欲奔之處也室邇人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間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即古子悉反後並同

賦也　毛傳栗行上栗也　朱註踐行列貌　毛傳即就也

朱註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

處也　嚴氏曰女欲奔而未得望男之來就已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虞惇按毛以東門之墠喻男女之際近而易茹藘在阪遠而難鄭以茹藘在阪為易越而出有踐家室為栗在淺家室之内易竊取皆曲説今

從朱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虞惇曰比也　朱註淒淒寒涼之氣喈喈聲也　毛傳夷悦也

毛傳風且雨淒淒然鷄猶守時而鳴喈喈然　鄭箋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　孔疏今世無復此人得見之則心悦也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比也　毛傳瀟瀟暴疾也　錢氏曰膠膠聲雜也

毛傳瘳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上去通韻

比也　毛傳晦昏也　鄭箋雞不為如晦而止不鳴

黄氏曰稱仁誦義於閒暇之時變節易慮於緩急之際則不可以託六尺寄百里今曰亂世思不改其度意當時之士皆隨世俛仰無歲寒之操者也噫顛沛而不違仁然後為仁之至舉足而不忘親然後為愛親之篤此詩人所以思君子於衰亂之世歟

風雨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朱註以此為淫奔之詩詩序辨又云此詩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下篇子衿亦辭氣儇薄竊意輕佻儇薄鄭聲則然而非其所以聲也離騷之言美人言公子言蹇修亦可目之為儇薄亦豈其男女相贈答耶説詩而以辭害志則屈原宋玉之賦皆淫邪之作矣愚之於朱子不敢以苟同者如此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孔疏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廢毁學宮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賦也　毛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鄭箋禮父母在衣純以青嗣續也　朱註音聲問也

歐陽氏曰學校廢士相與棄業朋友不復羣居故不相見而思之　蘇氏曰其留者念其去者而責之曰我雖不往見子子曷不傳聲問於我乎　孔疏責其

遺忘已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佩隊韻思支韻來灰韻平去通韻不必叶

賦也　毛傳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不來者不一來也　錢氏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　李氏曰挑達往來輕肆之貌　鄭箋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為樂

呂氏曰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放辟邪侈之心勝之矣　鄭箋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强進於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為自棄之人

雖有賢者欲强之於學亦豈能也但悲傷之而已

王氏曰世之亂生於上之人不學而莫知反本以救之顧顛沛於末流以紓目前之患而以學為不切於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集註此亦淫奔之詩也今者鄭風如將仲子之刺莊有女同車之刺忽風雨之思君子子衿之刺學校廢朱子皆以為淫詩而他日賦

白鹿洞則云廣青衿之遺問樂菁莪之長育亦

自與其言相枘鑿矣毛傳以嗣音為嗣習誦歌

絃舞亦不若鄭氏說為長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

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

實迋女

興也　鄭箋鮮寡也　毛傳迋誑也

嚴氏曰悠揚之水不能流轉束楚猶忽之微弱不能號令臣下也　孔疏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唯我與女二人而已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誡之　許氏曰他人離間之言乃無實而誑女決不可信也　鄭箋作此詩者同姓之臣也　錢氏曰按左傳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則昭公兄弟不得為鮮言鮮者無與同心者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

實不信平去通韻

興也　鄭箋二人我與女也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其所以亡也　呂氏曰忽既微弱强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揚之水與王風正同皆喻微弱之意毛

固失之鄭亦未盡得也朱註云此淫者要結之辭兄弟婚姻之稱因曲引曾子以附會兄弟之解不可從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虞惇按鄭風刺亂之詩丰東門之墠出其東門溱洧凡四篇此篇序云閔亂也餘三篇皆曰刺亂也所謂亂者乃淫亂之亂非喪亂也故班固地理志

引此詩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以為男女聚會之証後世講師不達此旨誤以為閔喪亂遂附益兵革不息民人相棄思保其室家等語於是全詩之義俱失凡此類皆當以序之首句為定餘俱削之可也　逸齋曰先儒以東門蔓草繫之昭公殆非也東門序言公子五爭蔓草序言民窮於兵革且五爭自魯桓公十一年至莊公十四年首尾共二十年可謂窮於兵革矣而桓公十七年昭公已卒二

詩乃五爭既畢之後豈得繫之昭公蓋厲公時詩也　申公說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詩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賦也　朱註如雲美且衆也　毛傳縞白色綦蒼艾色　朱註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員云同語辭也

虞惇曰東門男女會聚之處也有女如雲女之遊

蕩而淫佚者此如雲之女非我思所存也我自有綦縞之妻雖貧且陋聊可娛樂如是足矣何必以美色為悅哉蓋睹時俗之淫亂而有羞惡懲艾之心此序所為閔亂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賦也　毛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　鄭箋荼茅秀也

毛傳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此詩毛鄭泥序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室家之語其訓釋多失本義如鄭以有女如雲為從風無定毛以匪我思存為不存救急又以如荼為喪服以聊樂我員為時人見其相棄顧其還自配合鄭以已妻時亦絶去顧得少留以暫相樂皆求詩之過也朱集註頗為得之其云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亦未然有女如雲大概

是女之遊蕩者非必定指淫奔也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呂氏曰君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虞惇按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猶未至於淫奔也故序不曰刺亂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平上去通韻

朱註賦而興也　毛傳蔓延也　鄭箋零落也　毛傳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

鄭箋蔓草有露謂仲春之時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歐陽氏曰男女昏娶失時思邂逅於草野之間而賦之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賦而興也　毛傳瀼瀼盛貌　朱註偕臧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虞惇按蘇氏詩解據左傳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遂專以此為澤不下流之詩不知古人賦詩斷章未可據以為定也說苑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顧子路取束帛以贈賦此詩恐亦斷章之意今從毛鄭舊說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詩序辨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　孔疏詩止乎禮義而變風所陳多姦淫之狀何也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忠規切諫救世之藥石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

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銳扁鵲之療太子是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是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覬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溱洧桑中溶嗟嘆息而已不敢望其存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

之以勺藥　渙蕑平去通韻

朱註賦而興也　毛傳渙渙春水盛也蕑蘭也訏大也　鄭箋伊因也　毛傳勺藥香草也

鄭箋仲春之時氷已釋水則渙渙然男女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為淫泆之行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女復要之曰且更往觀乎洧之外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男則往也士女往觀因相戲謔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　呂氏曰

韓詩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祓除不祥勺藥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　毛傳瀏深貌殷衆也　鄭箋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虞惇按朱註此淫奔者自敘之辭今詩女曰觀乎士曰既且維士與女伊其相謔明是詩人作此以刺之非士與女自敘也詳見鄘風桑中篇又朱註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不翅七之五今按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擇兮狡童褰裳風雨出其東門子衿揚之水皆各指一事而註皆以為淫奔之詩東門之墠溱洧皆刺淫之詩而註皆以為淫奔者所自作蓋其

意泥於鄭聲淫之一言遂若鄭國之俗無一人之不淫而鄭國之詩無一篇不為淫奔而作者恐亦不免於固哉高子之為詩也今既著其意於每篇之下而復具論之如此　更按魯齋王栢氏祖述朱子之說既以鄭衛風為淫奔之詩而又以聖人明言放鄭聲決無存淫奔之詩之理於是謂秦人焚書之後詩決不能獨全夫子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者漢儒病

其亡逸妄取而攙雜之以足三百之數莫若盡舉而削去之召南之野有死麕邶之静女鄘之桑中衛之氓有狐王之丘中有麻大車鄭之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東門之墠丰風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之晨風齊之東方之日唐之綢繆葛生陳之東門之池東門之枌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共三十有二篇皆王氏之所削也竊意六

經經聖人手定學者即有所疑亦當謹而存之以附於不知而闕之義何乃公肆狂悖奮筆刊削自用自專非聖無法斯之謂矣

鄭國二十有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讀詩質疑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質疑卷八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舉人臣徐元康

讀詩質疑卷八

太常寺少卿嚴虞惇撰

齊

鄭譜曰齊者古少皡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吕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

五百里其封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孔疏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周懿王衛頃公當周懿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　蘇氏曰太公姜姓本四嶽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

故齊爲大國　漢書地理志臨甾名營邱故齊詩
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峱之間兮吳札聞齊之歌曰
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虞惇
曰王鄭之後次之以齊王自是變而霸矣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　朱註古賢妃御於君所將旦之時告其君曰

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盈矣欲令君早起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乃蒼蠅之聲耳　孔疏常禮雞鳴而起賢妃之在君所心常警懼恒恐傷晩故以蠅聲為雞鳴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此夫人自警戒不必待告方起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明古彌郎反後並同

賦也　朱註昌盛也　毛傳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

明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夢古莫滕反後並同

賦也　朱註蟲飛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也

蘇氏曰予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羣臣之會於朝者

且欲歸而治其家事是以為之早作　鄭箋無使羣

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　孔疏古之夫人配其

君子情雖至親亦不忘敬

鷄鳴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會且歸矣朱註云羣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竊意君雖晚朝羣臣無自散而歸之理故今從蘇氏嚴粲詩緝以此詩為直刺荒淫妄説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虞惇按申公說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而其篇名謂之營營營邱也蓋指其通國之俗而言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賦也　毛傳還便捷之貌峱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

鄭箋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

前言還也　孔疏田獵相逢互相稱譽歸說其事以為戲樂　朱註獵者交錯於道以便捷輕利相稱譽而不自知其非也蓋其來必有所自矣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茂古音耄從並同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　毛傳昌盛也　朱註山南曰陽　毛傳狼獸名　呂氏曰當是時齊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相逐意氣飛動鬱鬱然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漢書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顏師古註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　嶩

山名也正義云還韓詩作嫙嫙好貌又陸氏釋文云儇韓詩作婘婘好貌蓋當時經師傳授各有異同如此之類甚多不能悉舉茲以其篇名之異故特志之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華音敷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俟待也　鄭箋我嫁者自謂也　毛傳

門屏之間曰著　鄭箋素素絲也素為充耳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紞　朱註尚加也　鄭箋瓊華石色似瓊者縣紞之末所謂瑱也

朱註時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而識其服飾也　嚴氏曰此設為嫁者之辭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賦也　毛傳瓊瑩石似玉者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賦也　鄭箋瓊英猶瓊華也

呂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俗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于著即昏禮所謂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于庭庭在大門之内寢門之外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于堂升階而後至堂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于著于庭于堂每節皆俟之也　漢書地理志齊詩曰俟我

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著三章章三句

虞惇按詩序此刺時不親迎絶無陳古之說而毛鄭皆以為陳古親迎之禮非也尚之以瓊華毛以為佩玉之飾鄭以為縣紞之瑱當從鄭瓊華瓊瑩瓊英詩人潤色之語猶卷耳金罍兕觥之類毛以為士與大夫人君之服之別亦衍說也集註本讀詩記今從之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虞惇曰比也　毛傳曰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　鄭箋姝美也　朱註履躡也　鄭箋即就也

朱註言躡我之跡而相就也

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下有淫昏之行詩人以東方之

日刺其當明而昏也　歐陽氏曰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蓋相邀以奔之辭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闥曷韻發月韻本通不必叶

比也　毛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發行也　朱註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虞惇按序有不能以禮化之語毛鄭遂以履為禮謂陳婚姻之正以禮來則就之行説也集註不解東方之日但以為淫奔之詩今參歐陽氏及程氏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孔疏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懸繫之名壺盛水器蓋置箭壺内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

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　虞惇按挈壺氏

不能掌其職由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之故非

挈壺氏失職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賦也　毛傳上曰衣下曰裳自從也

鄭箋禮羣臣之朝別色始入今東方未明而以為明

羣臣促遽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召之　朱

註蓋猶以為晚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令力珍反後同

賦也　毛傳晞明之始升也　嚴氏曰令猶名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夜音豫上去通韻

興也　毛傳柳柔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　朱註瞿瞿驚顧貌　毛傳辰時夙早莫晚也

程氏曰折柳為藩非堅固也狂夫知其有限猶瞿然

却顧今辰夜之限甚明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暮無節之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毛鄭泥序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之語遂云柳木不可以為藩猶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非也集註從程氏說今仍之不能辰夜辰今本誤作晨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去之

虞惇按經文無大夫去之之意序語贅也　春秋傳魯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朱註比也　毛傳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　鄭

箋綏綏求匹貌　毛傳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

鄭箋婦人謂嫁曰歸　毛傳懷思也

朱註南山有狐比襄公居高位行邪行　孔疏文姜既從此道歸於魯矣襄公何為復思之乎　呂氏曰此罪襄公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雙古書容反兩蕩雙庸隔句韻

比也　朱註兩二屨也緌冠上飾也　毛傳庸用也

朱註從相從也

朱註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　呂氏曰
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貴者貴賤各有耦也屨與
屨為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緌之雙自為耦襄公
文姜非其耦也　鄭箋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矣襄
公何復從之為淫泆之行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
止曷又鞠止　畝古滿以反後並同

興也　毛傳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　孔疏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概摩之也　鄭箋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　吕氏曰鞠養也

吕氏曰此罪魯桓公不能制文姜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　朱註極窮也

吕氏曰納之不正容有不敢制者魯侯既以正禮納

文姜當早裁制之曷為又養其姦而至於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虞惇按鄭箋以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是謂冠緌雙止穿鑿殊甚不可從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田人驕忉隔

句韻

毛傳興也　朱註田耕治之也　毛傳甫大也　朱註莠害苗之草也　李氏曰驕驕柔且茂也　毛傳忉忉憂勞也

鄭箋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無德而勤諸侯徒勞其心耳　蘇氏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思遠人必自近者

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興也　李氏曰桀桀强立也　毛傳怛怛猶忉忉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上去通韻

朱註比也　毛傳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穉也　孔疏凡卒相見謂之突　毛傳弁冠也

鄭箋人君内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童子之突爾成人也　吕氏曰苟由其道而循

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詩上二章田甫田興思遠人也於六義屬興朱註云比也是田甫田與思遠人皆比矣正未知所比者何事也今從毛傳易之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孔疏畢噣也掩兎之畢或謂之噣 虞惇按此詩大意與還同非陳古以風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令力珍反

賦也 毛傳盧田犬也 孔疏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 毛傳令令纓環聲 蘇氏曰時人以田獵相尚故聞其聲而美之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賦也 毛傳重環子母環也 許氏曰鬈髮好貌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賦也　毛傳鋂一環貫二也偲才也

虞惇按國語桓公語管仲曰昔我先君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則其荒於禽可知矣

盧令三章章二句

虞惇按首章美且仁毛傳云有美德而盡其仁愛蓋泥序陳古之說也次章鬈鄭箋云讀當為

擢權勇壯也亦非是三章偲才也從傳不從朱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嚴氏曰按春秋文姜以桓公二年歸魯至十八年與桓公如齊齊侯通焉其後文姜獨如齊者五今詩言齊子歸止不言與桓公同行是指桓公既薨文姜如齊之事　虞惇按詩序辨桓當作莊此詩蓋刺魯莊公不能制文姜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鰥删韻雲文韻本通不必叶

毛傳興也鰥大魚也　孔疏孔叢子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是鰥大魚也王肅云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敝笱之不能制大魚也　朱註歸歸齊也

毛傳如雲盛也　歐陽氏曰言其黨衆盛恣無復畏忌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興也　孔疏鱮鰱也　毛傳如雨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興也　鄭箋唯唯行相隨順之貌　毛傳如水衆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其從如雲鄭箋云文姜初嫁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而為惡其說鑿矣今不取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夕古祥龠反

賦也　毛傳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鞹革也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發夕自夕發至旦也

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　鄭箋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曾無慚耻之色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賦也　朱註驪馬黑色也　毛傳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　錢氏曰濔濔柔貌　毛傳豈弟樂易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賦也　孔疏汶水名　毛傳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徉也　蘇氏曰言公與文姜會於通道大都之中而無所愧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　毛傳滔滔流貌儦儦衆貌

載驅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齊子豈弟鄭箋云豈讀當為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圛圛開也圛明也謂侵明而行也

鄭氏好改經字大率如此不可從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申公說魯莊公朝於齊遂及齊大夫狩糕齊人刺之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賦也　毛傳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　嚴氏曰抑

若揚抑揚中節也　孔疏揚眉揚起也　毛傳蹌巧趨貌　朱註極道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虞惇曰三章皆以猗嗟發端深致痛惜之意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賦也　毛傳目上為名目下為清　鄭箋成備也　朱註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侯之的也　孔疏周禮

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　鄭

箋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

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

如此誠我齊之甥也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

朱註言稱其為齊之甥也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

詩人之微辭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

禦亂兮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孌好貌婉眉目好也選齊也　孔疏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　王氏曰貫貫革也　鄭箋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蘇氏曰君子之於射也將安用之亦以禦亂焉耳今莊公徒以為技而已　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淫故深刺之　呂氏曰是詩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嘆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趙

氏春秋傳曰或曰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敬之不至耳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讀詩質疑卷八